

几段报缘 几份深情

通讯员和瑞安日报的故事②

情深谊长的 《瑞安日报》

■高振干



有报社记者打电话来说,《瑞安日报》复刊20周年了,让我写篇与报纸相关的纪念文章,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作为看着《瑞安日报》一步步长大的老作者、老读者,怎能会没话可说呢?

《瑞安日报》从原来的周报发展到现在的周六报,从每期4版开始逐步增加到如今的16版,从起初套红的版面变成全彩色印刷,一步一个脚印走过20年历程,如此快速发展和壮大着实让人喜出望外。报社也从最初的仓前街几个办公室,到现在有了自己气派的大楼。作为报社的常客,这些年,我亲历着这些变化。

这20年来,我从未间断阅读《瑞安日报》,如果哪一天没来得及读,总是搁在心里念念不忘,事后无论如何也要找过来仔细看,决不漏过、放过任何一期,就是这般无可救药地关爱着。当然,在通联会上,或在拜访报社之际,作为读者也没少给报社提过意见和建议。如果报纸上有自己的文章,读完之后还剪下来,贴到硬面抄里收藏着,20年里已经收集了五六本。

《瑞安日报》复刊伊始,在张益老师的鼓动下,和历任编辑朋友的厚爱下,业余给报纸写稿更是20年来痴心不改。从先前一笔一划的撰写送邮局寄发,到如今的键盘输入用电子邮件发送。环顾报纸大浪淘沙般的业余作者,如此坚持不懈的“铁杆”作者寥寥无几。还真说不清楚这么多年为什么能持续不断地写着,是源于自己的写作爱好,还是为了充实业余生活?是友好的编辑朋友热心鼓励、扶持,还是对报纸一份深深的喜爱?

这20年来,在《瑞安日报》上刊登过通讯、时评、散文等各种体裁文章,甚至有发过整版的,每年平均有四五十篇见报,累计已经有近千篇文章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获,估计也是发稿量最多的业余作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假如没有《瑞安日报》,也就没有我这近千篇文章,是《瑞安日报》促使我写下了这么多文章。

这20年中,在报社评选的年度先进中,连续十几年被评为“优秀特约记者(通讯员)”,还有不少文章在报社的年度“好稿好版面”评选中获奖。报社颁发的一大摞荣誉证书,还真让人引以为荣。同时,还有十几次被报社举荐为市委宣传部的“年度优秀通讯员”。在《瑞安日报》这个平台的锻炼下,更使自己的不少文章冲出瑞安走向全国。

对于《瑞安日报》及其背后默默无闻的编辑,20年来的亲密无间、不离不弃,无论是身为读者还是作者,你能说没有结下深厚的情谊吗?何况《瑞安日报》还是我业余耕耘的一片沃土!

话说《有话说》

王国荣



有缘在《有话说》版面跟读者们说话,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感谢读者阅读这个版面,也阅读在下的拙文,感谢瑞安日报这个平台,能让我在千里之外的地方,有话跟瑞安的读者朋友们说道说道。

去年4月19日,当我的名字出现在《有话说》版面上时,我们就开始聊上了。每周一、四,我成了《有话说》的常客,至今已在该版发了10多万字的言论,深感荣幸。我想,这种荣幸,除了缘分,很大程度是来自读者的默默支持,没有把我从这个新版面的舆论场上轰下台,而是赋予我充分的话语权。

此后,阅读《瑞安日报》电子版成了我每天的功课,看看有没有可评的新闻,从中了解瑞安乃至温州地区的各类信息,以及人文历史和风俗习惯,唯恐在作业中出现低级错误而闹出笑话。写稿并非轻松活儿,有时候真是如履薄冰啊。

说句实在的,能做本地题材评论尤其是事件新闻评论,是要有气度的。作为一张县市党报,能够容得下《有话说》对本地事件新闻的说三道四,确实让读者感到很“通气”。从中,亦见一地领导之雅量。媒体同行都有个纠结,就是本地的事件新闻难评或不让评。其实,评论不是结论,评论也不仅是批评,更非“朝天骂”。然而,当下许多媒体的评论,对本地事件新闻往往“绕道”而走,而对外地的事件新闻却是不依不饶。但这不接地气的“朝天骂”,骂得再凶、批得再猛,大多外地人看不到也是白搭,失去了其评论的意义。

记得去年秋天到瑞安,我在与几个朋友聚会时,一个朋友的朋友得知我是给瑞安写评论的,恰恰有一篇批评了他单位的一件事,他就站起来说:“哦,就是你啊。”起初我颇显尴尬,还好这位老兄也比较大度与和善,辩护解释一番后,居然说理解我们写稿子的人,并说这个版他也很喜欢看的,看了比较“通气”,很多话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,帮读者说话的,针砭时弊的同时也弘扬正气。他很会说道,好像对媒体也比较了解。干杯时,我连连说谢谢。除了“谢谢”,笨嘴笨舌的我,恐怕没有再达意的词,可以表达我对他给予的理解的谢意与敬意。理解真的万岁!

随着网络微博的异军突起,受众对传媒产品需求的改变,有时候读观点比读新闻更给力,或者新闻报道与评论观点一起读,更适合受众的需求与胃口。报纸、广电、网络等媒体评论的崛起,不断推陈出新,给人多种看问题的角度。只是,作为一个评论员,自知离读者的要求还很远,有时即便自己读自己的文章,总也觉得不够味。但是,志合者,不以山海为远。有远方这么好的读者理解与支持,有这么好这么多编辑老师的帮助,我会一直努力的。

我的半亩花田

■张秀玲

每一条走过来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,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向。读到这句话时,我正开始整理自己多年累积的文章,便一直思考,当初怎么跟写作有了牵连?

不巧不成书。这个时候接到一个任务,《瑞安日报》复刊20周年了,让我写写和日报之间的一些事儿。跟《瑞安日报》有关,这大概有15个年头了。

1999年的某天,我偶然翻阅《瑞安日报》时被副刊板块深深吸引了。正值而立之年的我,一气呵成写了一篇随笔,斗胆寄出。不久,《跟三十岁干杯》在《瑞安日报》发表了。

处女作的成功让我激动得无以言表。我不张扬,但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,只觉得那天天很蓝,树很绿,学生很可爱,孩子很懂事。这无疑是一剂营养液,注入我的血液,让我顿时鲜活许多,连脚步也顿觉轻快。

喜悦是可以化解忧虑的。文章的疗效竟如此神奇,叫我如何不想它呢?

于是,每当孩子入睡时,或结束备课时,哪怕夜深人静,也铺开纸张涂鸦。写着写着,思维开始活跃,心情也豁然开朗,丝毫不觉劳累,入睡也很安然。那时电脑还没普及,我都是在稿纸上一笔一划抒写,用伏案奋笔疾书形容并不为过。

随着《瑞安日报》的改版,副刊也丰富多样起来,有阅读、旅游、影音、众生相、文笔等栏目。这些栏目犹如一把火,点燃了我的写作激情。那时的我,犹如鱼儿找到了水,很是欢快,什么方面都尝试。忙完手头的工作之后,哪怕夜深灯暗,也要打开电脑。

播种行为,收获了习惯,于是写作变得顺理成章,一发不可收。我因此更善于思考,也极度勤快,随时捕捉瞬间的感悟。那段时间,发表文章数量之多,连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
集腋成裘,几年过去,发表的文章已经有好几百篇。

我一直在想,如果没有《瑞安日报》这个舞台,即使我再喜欢写作,能坚持到现在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毋庸置疑,当初的写作多少带有些许功利,这个功利不是钱,而是想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。

王小波说,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,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写作就是我的诗意世界,它成了我的半亩花田。为此牵挂着,关注着,有空时不忘侍弄。我知道,如果没有了这半亩花田,我的人生肯定变得很单薄,有了它,我的生活变得丰富,兴趣也因之开阔,习惯随之持续,心情得以喜悦。

付出的未必都有结果,但如果不侍弄,花田就会变得荒芜,为此我乐此不疲。就在身体一度告急,严重腰椎和颈椎疾病使我不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时,但如果情动于中,我还是情不自禁抒写。

人生很多因缘,很难条分缕析。我只是觉得《瑞安日报》是一位月下老人,让我和写作结下半生缘。



(本版手绘图 林朗)

激情岁月

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纪念特刊
在路上